



脚盆里藏着的 精神密码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陈志

脚盆是用来洗脚的,这是世人尽晓的常识。然而,两只脚盆绑在一起可作何用?这个烧脑的考题,我在重庆市垫江县白家镇找到了答案。

白家镇是名副其实的“劳模之乡”。一个面积仅62.6平方千米、人口仅3.2万的边远小镇,竟拥有全国劳模2位、重庆市劳模3位,加上在外建功立业的“现代鲁班”黄荣昌、“太极掌门”白礼西两位著名的全国劳模,总数达7位。

朋友告诉我,“劳模之乡”的精神密码与两只连在一起的脚盆有关。他决定带我们去一探究竟,拜访一座小岛和一位老人。这座小岛叫“桂花岛”,这位老人叫岳龙芳——现年83岁,中共党员,全国劳动模范,全国三八红旗手,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,2024年被评为“感动重庆十大人物”。

1

桂花岛位于垫江县白家镇湖滨社区(原滨湖村)。岛上有棵老桂花树,桂花岛因此而得名。上世纪50年代长寿湖成湖时,这里还是湖尾的一座无人荒岛,四面环水,杂草丛生。桂花岛迎来“岛生”巅峰,得益于一个乡村女能人,她就是岳龙芳。

时间回溯到1983年。那时的湖滨村田少地薄又交通不便,信息闭塞,是远近闻名的“落后村”。这一年,刚40岁出头的岳龙芳,当上了湖滨村二组的“领头雁”。

穷则思变。眼瞅着对岸长寿玛瑙大队靠种柑橘改变了面貌,不服输的岳龙芳横下一条心——“人家能干成的事,我们

也一定行”。她决定带领乡亲们发展柑橘产业,一起脱贫致富。她将目光瞅准了桂花岛。湖滨村距离岛岸最窄处宽约30米,当时想上桂花岛,却“欲渡无舟楫”。岳龙芳脑洞大开,迅速解锁了脚盆的一项新功能——用两只脚盆绑上汽车轮胎当船,水性好的人先划到对岸,再拽绳把其他人拉过去。

1983年1月13日,岳龙芳冒着凛冽的寒风,乘坐第一条“脚盆船”,带着开荒队登岛。上岛后,大家用钢钎凿开石头,用镰刀割草,每天在岛上苦干十几个小时。脚盆渡湖的方式持续了1年多,直到1984年底,大家终于凑齐钱买了条木船。简陋的“脚盆船”功成身退,隐入尘烟。

经过半年多的努力,他们开垦出200多亩地,种上了成片的夏橙树苗。岳龙芳还探索出“以短养长、一地多用”的办法:在果树苗成长期间,种植西瓜、冬瓜,引种蜜本南瓜。到1998年,果园产果量达到400吨,价值30余万元。

从此,桂花岛不闻桂花香,却弥漫着清新怡人的“花果香”。在湖滨村的带动下,白家镇成了垫江有名的“瓜果之乡”。后来,岳龙芳继续“折腾”,投入70万元组建农业专业合作社,办起农业发展有限公司,同时注册“岳大妈”牌商标,实行差异化竞争。

2

2016年,曾经“脚盆船”乘风破浪的地方,一条坝上公路将两岸连接起来。

我们沿着坝上公路来到桂花岛,很快抵达“岛主”岳龙芳漂亮的农家小楼前。

车上听说她到镇上看病去了,我们一行人深感遗憾。刚下车,当地一村民欣喜地告诉我们:“岳嬢嬢回来了,在家里。”我们不由加快了脚步。老人身形瘦小,但精神矍铄,两眼炯炯有神,盈满笑意。我们依次进屋问候老人家,向她表示敬意,她一叠声地说:“感谢党的好政策!感谢大伙儿支持!”老人坚持拄着拐杖,走到院坝,与我们合影。

我们漫步岛上公路,实地踏看最初坐“脚盆船”登岛的滩头,最早开发的果园……不禁感慨万千。同行的还有汪江波、黄正文、张洪兵、叶清源四位劳模。说起“岳老师”“岳嬢嬢”,崇敬之情溢于言表。

岳龙芳曾在村里小学代过课,当过黄正文的小学老师。黄正文外出打工后回乡创业,岳龙芳将瓜果种植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他,并嘱咐他要趁年轻,多学习新思想、新技术。黄正文以岳老师为榜样,勤勤恳恳发展产业,带领村民共同致富,2019年获评“重庆市劳动模范”。

“年轻人跑得快,光种出来不行,还要卖得出去。”岳嬢嬢的叮嘱,“重庆市劳动模范”张洪兵铭记于心。“你做法律调解工作很讲原则,但是村里的路是弯的、绕的,不能一味直走。”岳嬢嬢的教诲,“重庆市劳动模范”叶清源从没忘过。在岳嬢嬢的鼓励下,汪江波组织村民兴办企业,先后发展起宝石加工、塑料回收等村办企业,带动集体经济一度红红火火,成长为“全国劳动模范”,重庆市“优秀基层党组织书

记”。

听完几位劳模的讲述,我茅塞顿开——有条件要上,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!两只脚盆连在一起的小船,将岳龙芳不服输、敢折腾的精神具象化了。白手起家,薪火相传,正是白家镇进阶“劳模之乡”的成功秘笈。桂花岛的精神密码,就藏在第一条“脚盆船”里,藏在第一批扎根桂花岛的柑橘树苗里,藏在几位劳模充满感激的话语里。

岳龙芳靠几条“脚盆船”,改变了一座小岛,带出了一个“花果之乡”;更以一个先行者的躬身实践,感召了不少乡亲,带出了一个以“艰苦奋斗、共同富裕”为特征的劳模精神集群。

多年来,岳龙芳一直坚守在桂花岛、劳作在第一线,她先后筹资修建了码头、村级公路、自来水厂和瓜果冻库,造福乡亲们。如今,耄耋之年的岳龙芳依然爱“折腾”,要为村里的发展出谋划策。她说:“我要和大家一起把桂花岛打造好,搞旅游开发,助推白家镇乡村振兴!”

车行渐远,回望桂花岛,但见树影婆娑,绿意盎然。夕阳光影下,岳龙芳和那条想象中的“脚盆船”,渐渐融进生机蓬勃的绿色小岛,幻化成一棵老橘树,根深叶茂,花果同枝。

武城山的变迁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罗安会

江津老城北麓,曾有一座海拔不足500米的山峦,静卧于鼎山脚下,名叫武城山。如今,它的地理坐标已化作“燕窝穴街”,融入现代都市的喧嚣。但对许多生于斯长于斯的江津人而言,这座看似平凡的山丘,仍是七十载烟火,更是时代更迭的足音。

城郊旧影

70年前的武城山是城乡过渡带。这里人烟稀少,泥土小径在雨后泥泞不堪。县城南的南安门附近,右侧是驻军营部的土围墙,左侧不远处则是安葬先人的官山坡。官山坡前方,是1965年修建的江津烈士陵园。

岁月流转,城市的发展让这片精神家园有了更庄重的归宿。2000年9月,烈士陵园迁至艾坪山生态公园松林坡。2004年,这里被命名为市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,而旧址的故事,仍藏在老武城山的记忆深处。

若说陵园是武城山的“精神坐标”,那么散落其间的历史遗迹,则是它的“文化密码”。那时我常在城乡接合部漫游,曾在黄家院子触摸明清川东民居的古朴——飞檐翘角的屋檐下,住着朴实无华的村民,过着平淡安静的生活。

更难忘的是1939年5月26日的那架日本轰炸机,破碎地深陷在稻田里,不少村民围在轰炸机残片周围观看。日本一书中曾记录:“这年日军空战,被敌起飞6

架苏制飞机向我机群攻击,我数机中弹,一机勇敢冲入敌阵自爆……”这不过是自欺欺人的谎言。实际上,这架轰炸机是在重庆空战时,被苏联空军志愿队歼击机击中后,冒着滚滚浓烟坠落在江津境内离武城山不远的稻田里。第二天,重庆防空司令部派人赶到江津察看,在机内找到8张地图和书籍、日记本等物。当天下午,飞机残骸被运至江津县城,用飞机壳在武城山下长江边修建了一座“中苏友谊亭”。

改革潮涌

20世纪80年代,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到武城山。我所在的单位在此设立副食品商店,服务周边新迁入的皮革厂、钢改厂、冶炼厂等企业工人,以及铜锣乡的村民。这家隶属饮食公司的商店,面积不过100平方米,却成了上千人的“生活枢纽”。

此前,武城山的道路蜿蜒崎岖,雨天泥泞,晴日尘土飞扬。农户们挑着背着蔬菜粮食赶场,用最原始的方式交换日用品。直到一条5米宽、1000多米长的泥石子公路修通,才为这座山丘注入生机。公路右侧是500米长的解放军营部土围墙,左侧青砖墙内,皮鞋厂、钢改厂、衡器厂等十余家企业错落分布,1000多名职工在此工作生活。但公路修到县消防队便断了头,像一段未写完的句子,就被打了句号。

我调至“武城山食杂商店”工作,开启了8年的山居岁月。商店位于衡器厂与冶炼厂之间。开业前夕,领导问我

是否愿意承包,我想着隔壁衡器厂上班的爱人,点头应下——既是生计,亦是机遇。

那间国营商店,正厅作营业室,左侧是寝室,右侧是厨房与厕所。我和爱人从早到晚守店、肩挑背扛进货,半年后月收入竟达300多元,是普通职工的5倍。商业局、饮食公司总结我的经验推广,引得同行纷纷来取经。但这份“成功”背后,是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:雨天石子路打滑,夏天酷热难耐;冬日寒冷,尘土混着车辆尾气,呛得人睁不开眼;隔壁衡器厂的打铁声“叮叮当当”震耳欲聋,鼓风机吹起的煤炭灰落满货架;更不必说那条永远修不好、雨天泥浆沾脚的土路。

那些年,山上的生活简单而鲜活。清晨,赶早的工人会在商店门口讨论着厂里的生产任务;傍晚,放学的孩子会围在柜台前,盯着玻璃罐里的水果糖吞口水。不少人在商店购买商品后坐在门口闲聊着生活的琐碎,改革初期的烟火气,就这样在武城山里慢慢地升腾。

城建新生

随着城市化进程加速,武城山迎来了巨变。驻军营房整体搬迁至琅山新区,曾经的企业也经历“大洗牌”:“津德日”外资企业兼并皮鞋厂、钢

改厂,“化纤厂”整合衡器厂、冶炼厂及车队。当产权改革的浪潮袭来,我带着用8000元购置的土墙房产产权投身商海,而武城山的故事,仍在继续着……

政府将泥石子路改造成水泥公路,机械施工轰鸣声不断,不久,一条从南安门直通山上的水泥道路便通车了。我承包的商店完成了历史使命,我与爱人也经历了下岗再就业的拼搏,最终在商海中站稳脚跟。

最令人惊叹的是:武城山的“脱胎换骨”。高耸的塔吊拔地而起,一幢幢高楼在山间生长,曾经的城乡接合部,渐渐融入城市中心。那条水泥公路后来被拓宽为柏油路,更名为“燕窝穴街”,成为江津城区的重要交通干道。

华灯初上,我站在窗前远眺,绿树成荫的武城山大道上,高楼林立,万家灯火如星星般闪烁。这条路,这些建筑,这片曾经的山丘,早已不是记忆中的模样——但它依然是武城山,是江津人心中那段从泥泞到坦途、从荒芜到繁华的岁月见证。而今,武城大道到燕窝穴街的变迁,继续书写着它的故事。